

致读者
duzhe

新岁启封春之约

◎郭海燕



草原画境 许双福 摄

元旦的钟声,悠悠敲响,像新岁寄来的请柬,递来春天的邀约。

这一刻,冰层之下,有了脉脉的暖意。我听见冻土下翻身的呢喃,如同母亲襁褓中的婴孩,正以最原始的律动酝酿苏醒。辽阔大地之上的生灵,披着晶莹的雪纱,渴望着春深处溪水的漾漾,每一寸经络间,正蔓延着生命的呐喊,齐齐的,为站在岁首的万物,虔诚拜望。春,一点一点近了!

新的一年,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让草木以秀的姿态去演绎生机。

草木通灵,相人不远。元月,目光所及,白雪皑皑,枝叶萧瑟,冬的气息浓到极致,何处觅春天?不急,不躁,要细看,要用心看,大自然所传递的春的线索,早已在无尽的草原上浅浅敞开。坚冰深处,温暖的气息一点点涌动,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河、乌拉盖河、锡林郭勒河、额济纳河……渐渐苏醒,岸边尚未融化的残雪下,花草依旧冷着脸,但在低伏的姿势下,晶莹的霜花在大地深处悄悄消解,隐隐还有鹅黄在萌动。远远近近,一草一草,一树一树,拉起枝,联起枝,正攒足了力气,只等春风一呼号令,就将珊瑚烟绿,点染整个山野。待个把月后,它们会一簇簇,变魔术似的,无穷无尽,喷翠吐绿。这些草木,承接了祖先的绿色基因,不仅怀揣了内蒙古大地的辽远,更有诗人的青葱梦想,即将启程。耳畔仿佛摇响了一曲绿的歌情,咿呀呀呀,带着蒙古族长调的厚重,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鄂尔多斯一路延展,一片片梦中的大草原,在不远的春日里,摇摇手——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草木之上,有鸟雀鸣啾。一月的阳光,在正午,活泼泼地照下来,麻雀们成群结队,站在枝头,朝着太阳,朝着冷风,昂着它们小小的脑袋,变换着腔调,向着远方歌唱。分别了一冬的大雁,在不久的将来,将和常驻北方的鸟雀们相逢,攒了一季的话语,要说上几天几夜,叽叽喳喳,天堂草原是鸟的天堂,还是故乡最美。几只活泼的太平鸟,凌空远眺,眼波流转,仿佛成了跃动的精灵,它们飞越被大雪覆盖的寂静草原,掠过敖包顶上凝霜的彩幡,穿梭于林海雪原的白桦林间,轻盈若雪,飘逸似云,带着春归的讯息,在天际滑过一道道弧线。原本万物蛰伏、天地苍茫的时节,因它们灵动的描摹,陡然鲜活起来,清脆的叫声,鸣唤着冰雪之下的初萌。新年伊始,万物都如鸟雀这般,兀自欢喜,因为等待春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雀跃。

让我们同心同行,让这范围百花争艳。传递睿智哲思,传播文化力量,感受一种生生不息的文明脉动。

让我们一起共建精神家园,用大美、纯朴、坦荡、真挚为之添砖加瓦。以春天的名义邀约,用你落笔的目光,展开巨幅北国风光,见证欣欣向荣春天的到来。

新年,
落墨在山水之间

◎北城

日历褪色,又成为一页时间的标本。那一痕清浅的鸟鸣,一弯潺潺的流水,一片水草丰美的绿洲,一缕袅袅的炊烟,已成记忆。

回眸,深耕的春,长出期待的苗壮;那晒干的雨,漏出盛夏的蛙鸣;一车车秋,载回沉甸甸的收获;这雪纷飞,覆盖包蕴生机的大地。

新年美好,祖国繁荣。站在岁末的门槛眺望,新年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工笔画卷。

乡间的溪流潺潺流淌,承载着田园的诗意。城市的天际线被璀璨霓虹点亮,创新与活力在熊熊燃烧。

从繁忙的沿海港口到内陆交通枢纽,高铁如巨龙般穿梭于青山绿水之间,载着希望与梦想,驶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口岸跨境班列的长鸣汽笛,光伏板矩阵静静吸收的皎洁月光。牧马人靴尖踢开的雪沫中,沉睡的草籽梦见自己即将长成防风固沙的柠条。

这一切,宛如一幅流动的风景,生机盎然。

钟声已响,脚步渐近。

来自春天的风,翻开一页崭新的篇章。母子湖的冰层迸发出清脆的裂响,这是苏醒的前奏。

叫醒锡林郭勒的辽阔,叫醒巴丹吉林沙漠的壮丽,叫醒呼伦湖、贝尔湖的清澈,叫醒马头琴的悠扬,叫醒冻土下悄然蠕动的勃勃生机……

伫立高原之巅,眺望雪域皑皑,那是祖国坚韧的脊梁;泛舟江南水乡,聆听小桥流水,那是祖国温柔的絮语。

漫步都市街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穿行于乡村田野,稻浪翻滚,炊烟袅袅。

山川如画,大地如歌,无数日夜的耕耘与守望,共同谱写出今日的辉煌篇章。

把梦扶上枝头。

时光不曾被辜负,将拼搏沏成茶韵,把奋进缀成星轨。让每一声喝彩都长出根须。

让我们做时间的骑手,握紧时代的缰绳,在草原上纵情驰骋。

锚定美好,如光驭风前行,用双手总能触及期待的星辰。

此时,雪原的地平线上,霞光绚烂,金波潋滟。

这趟时间的列车已拉响汽笛,载着每个人的期盼与努力,奔向那片我们共同照亮的前方。

2026年所愿皆成,所行皆坦荡。

祝福虔诚,一字一句种进窗外的春天。

在内蒙古高原北部边缘,阴山山脉如天然屏障横亘东西,山北的达茂草原,融合达尔罕草原的辽阔与茂明安草原的深邃,铺展着冬季的万千气象。

达茂草原的冬季由白雪主宰,雪的形态质感层次丰富,与草原地貌相拥,勾勒出阴山北麓最壮阔的冬日轮廓。

每年11月中下旬,第一波寒潮携细雪而至,轻盈雪花如柳絮漫天飞舞,悄无声息覆盖枯黄草甸。此时草原未褪尽秋的余韵,针茅、芨芨草顽强挺立,顶端覆着薄雪,形成“金顶覆银”的独特景观。阳光斜照时,雪粒反射细碎银光,与枯草黄交织,宛如大地铺就碎金与素银织成的锦缎,阴山余脉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蒙古包毡顶泛着淡褐黄,构成朦胧诗意的水墨画。

气温持续走低后,鹅毛大雪连日不绝,狂风裹挟雪粒在草原肆意挥洒,将天地裹进一片纯白。此时的达茂草原辽阔得令人敬畏,极目四望无树遮挡,唯有白雪与天空在远方相接,形成清晰遥远的银线。这片白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幻丰富层次,清晨带淡淡蓝调,如冰晶凝结的梦境;正午在阳光直射下愈发耀眼;黄昏染上落日余晖,化作温暖橘白,成为牧民冬季放牧的天然通道,牛羊踏冰而过,蹄印留下鲜活痕迹。

草原并非一马平川,舒缓起伏与自然山川是千万年风力与水流雕琢的痕迹。大雪覆盖下,平缓草甸如凝固的波浪,连绵起伏至阴山脚下。河流切割出的河谷蜿蜒曲折,积雪在两岸堆积成流畅雪脊,如海浪退去后的波纹。沿草原公路前行,车窗外雪景不断变换,时而穿越开阔盆地,雪面平整如镜,时而爬上缓坡,雪层在风力作用下形成各异雪丘,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踏上雪原,脚下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是冬季最动听的私语。深一脚浅一脚行走,能清晰感受雪层厚度变化,有时是没过脚踝的松软新雪,踩上去如陷云端;有时是风吹实的坚硬雪壳,行走稳健清脆;背风洼地积雪较薄,枯黄草茎顽强钻出,

人间有草木,草木亦在人间。“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冬的尽头是春的扉页,大自然从不曾真正沉默——它用裂冰,用鸟语,更用草木,写下与春日的密约。

新的一年,是一次华丽的奔赴,让人们以春天的心境去接纳一切。

旧岁归零,岁首,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节点,此刻,不妨效仿古人“归零”的豁达与洒脱,有勇气敬过往一杯酒,那些遗憾、惆怅,抑或是辛酸、怨意,诸事种种,都当作是生命的馈赠,释然一笑,轻轻挥手,就此作别。“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就趁现在,怀揣全新的期许,奔赴下一场春天还会远吗?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草木之上,有鸟雀鸣啾。一月的阳光,在正午,活泼泼地照下来,麻雀们成群结队,站在枝头,朝着太阳,朝着冷风,昂着它们小小的脑袋,变换着腔调,向着远方歌唱。分别了一冬的大雁,在不久的将来,将和常驻北方的鸟雀们相逢,攒了一季的话语,要说上几天几夜,叽叽喳喳,天堂草原是鸟的天堂,还是故乡最美。几只活泼的太平鸟,凌空远眺,眼波流转,仿佛成了跃动的精灵,它们飞越被大雪覆盖的寂静草原,掠过敖包顶上凝霜的彩幡,穿梭于林海雪原的白桦林间,轻盈若雪,飘逸似云,带着春归的讯息,在天际滑过一道道弧线。原本万物蛰伏、天地苍茫的时节,因它们灵动的描摹,陡然鲜活起来,清脆的叫声,鸣唤着冰雪之下的初萌。新年伊始,万物都如鸟雀这般,兀自欢喜,因为等待春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雀跃。

人生的春天,发令枪响,宣告着向更好的自己进发。新,是新天新地新日月,是新年新岁新生活。新,一个充满力量和希望的字眼,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与过去告别的门扉,给了人们一个郑重说再见的机会,将那些或美好或苦涩的过往,轻轻打包,存放在记忆的深处,化作滋养心灵的养

阴山北麓冬日秘境

◎松杉

暗黄与纯白形成强烈对比,为雪原增添生机。

更神奇的是“雪凇”景观。严寒清晨,空气中水汽在枯草、灌丛上凝结成白色冰晶,层层叠叠宛如玉树琼花,阳光照射下折射五彩光芒。而狂风掠过形成“白毛风”时,天地一片混沌,雪粒撞击脸颊带来刺骨寒意,却展现出草原狂野原始的力量,让人在敬畏中感受自然壮美。

二

达茂草原的河流与湖泊,如银色项链镶嵌在雪原,以凝固姿态诉说着草原的灵动与深情。

达茂旗境内河流多为季节性河流,冬季来临,曾经奔腾或流淌的河水在严寒中逐渐定格成银色丝带。

最具代表性的艾布盖河贯穿旗中部,冬季结冰后如银色巨龙盘踞草原,曲折延伸至阴山深处。结冰初期,薄冰之下水流缓缓涌动,冰面呈半透明质感,隐约可见水下鹅卵石与水草。气温持续降低,冰层加厚变硬,颜色从透明转为乳白,成为牧民冬季放牧的天然通道,牛羊踏冰而过,蹄印留下鲜活痕迹。

除河流外,达茂草原的湖泊在冬季更显壮阔静谧。腾格淖尔,哈布其勒水库等,在冬日里化作一望无际的冰原。以腾格淖尔为例,冬日冰面无垠,仿佛与天空相连,冰面洁白平整如巨大镜子,倒映蓝天白云、日月星辰。站在冰上,四周寂静无声,唯有脚步声与风声,冰面与岸边交界处,积雪堆成雪丘,偶尔风吹过,雪粒在冰面滚动发出“沙沙”声响。

冰封河湖还藏着诸多神奇景观。流速较缓的河段或湖泊边缘,水汽在冰面凝结成厚厚冰花,形态各异如牡丹绽放、羽毛舒展。湖泊边缘因冰层厚度不同,出现层层叠叠的晶莹冰凌,如白玉雕琢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部分湖泊的“冰泡”景观更令人称奇,湖底微生物分解有机物产生的气体,上升过程中被冻结在冰层中,形成一串串晶莹气泡,从冰面往下看如倒置星空,梦幻而神秘。

冰封的河湖并非毫无生机。冰层之下,鱼类

分。新起点,会带来无限可能,要学会以新年的名义,来一个盛大的开场。此刻,许下自己的心愿:愿学业如春苗拔节,愿事业似夏竹生长,愿家庭若秋实累累,愿身体如冬松傲雪,更愿自己没有辜负星辰大海的召唤,给人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每一份心愿,都是自己与未来达成的契约,鼓励自己全力以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带着对过去的感激,对未来的渴望,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自己。

故乡的春天,翘首以盼,等待着一场久别的相逢。这是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穿越任何阻挡的深情邀约,独一无二,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一月,正值腊月,过完元旦,有腊八节为寒冷的日子添暖意,更有盛大的春节在等待一家人的团聚。集市上,人们早早挂出了红对联、红灯笼,红纸上的“春”字在寒风中招展。肉摊前,整扇的羊肉挂在铁架上,大块的牛肉摆在案台上,它们将是年夜饭上的羊肉馅饺子、萝卜炖牛肉,只看一眼这些红白相间、纹理清晰的牛羊肉,年的浓浓味道就出来了。“奶皮子糖葫芦,又脆又甜!”一声声叫卖响起,带着内蒙古特色的奶皮,与各式水果组合而成的糖葫芦,成为“跨界美食”,一串串挂着白雪奶皮子的冰糖葫芦,早已攻陷大江南北,甜蜜着每一颗寻味的心。

沈从文说:“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雨丝风片,都是我们人生的底色。”春节在即,无数的游子,从繁华的都市或他乡,汇成一股温暖的潮水,即将踏上那条名为“家”的征途。行囊里鼓鼓囊囊的,不只是年货,更是积攒了一年的思念。脚步匆匆,踏过未化的雪,也踏碎了平日的疲惫。快乐,像铁轨的轰鸣,在心中敲响,这漫漫归途,不再是地理的位移,而是一场向着温暖与团圆的盛大奔赴。温暖一路跟随,脑海中一遍遍勾勒着家中那熟悉的场景:温暖的灯光下,亲人们围坐,吃着热气腾腾的佳肴,分享着这一年来点点滴滴,静守光阴,辞旧迎新。和故乡重逢,和家人相聚,人生的底色满是春色。

新的一年,是一首动人的乐章,让心灵以飞翔的节拍去奏响希望。

鲁迅先生曾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梦虽遥,追则达,路虽远,行则至。每一个小小的目标,都是一段精彩的独奏;每一次默默地坚持,都为生活旋律注入沉稳的低音。即便乍暖还寒,内心依然要向着天空敞开,天高地阔,放飞希望,就像那划破苍穹的流星。

冬深矣,春将启,万物蓄势待发。当第一缕东风,有了渐进的温度,所有的等待都将化作奔赴,而人间,终将与春光撞个满怀。

弯的春雷,也像一路奔腾的骏马,带着震撼人心的力量,高歌猛进。心中有春暖花开的愿望,终会抵达温暖的彼岸。

新禧曙光里,曾经的新年贺词依然回响在耳畔:“河山添锦绣,星光映万家。让我们满怀希望,迎接新的一年。”希望,是铺展于时光桌案上的一张素白宣纸,等待我们挥毫泼墨,绘就蓝图;希望,是回荡在岁月山谷里的一支嘹亮号角,激励我们整装列队,阔步前行;希望,更是我们眼眸中闪烁的光芒,相信每一次耕耘都将收获,每一个明天都值得奔向。你看,那新年的光芒,映照在边疆哨所战士坚毅的脸上,闪烁在科研实验室不眠的灯火里,也跃动在乡村振兴田野忙碌的身影间。希望,就在每一个踏实、跃动的音符里悄然生长。

希望是种子,行动是土壤、阳光与水。没有行动的希望,就像种子被珍藏在囊袋里,永远不会发芽。内心对美好的不竭向往,要在日常劳作中一砖一瓦地建造。这份建造,不在云端,而在绿意婆娑的牧场,在麦浪滚滚的田间,在书声琅琅的学校,在车水马龙的街道,在人来人往的喧嚣中,在每一个为生活也为他人的奋斗里。那是父亲擦拭生锈的锄头,为开春的耕作积蓄力量;那是姐姐将打工攒下的钱,仔细包进给爷爷奶奶的红包里;那是弟弟新买的作文书,为年后的考试默默练习;那是妹妹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拜年的吉祥话,要把最自信的笑容,送给每一位久违的亲人……

正如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人类的大地》中所写,“希望,不是在铺好的路上寻找安逸。它是在沙漠中种下一棵橡树,是明知水远迢遥,却依然要打造一艘航船的执着。”赋予信念,脚踏实地,希望便从一种微弱的期许,升华为一种磅礴的创造之力,它让短暂的生命,融入永恒的事业之中。

新的一年,绝不是寻常的时序更迭,是一个伟大时代铿锵前行的足音。脚下的,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写的,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托举的崭新篇章。只有让个人的梦想汇入时代的洪流,以奋斗为笔,以汗水为墨,又一年的扉页上,才会硕果累累。

冬深矣,春将启,万物蓄势待发。当第一缕东风,有了渐进的温度,所有的等待都将化作奔赴,而人间,终将与春光撞个满怀。

惬意絮语

御严寒。

这些生灵是冬季草原的灵魂,它们在严寒中挣扎、繁衍、生存,用生命律动诠释草原的活力与坚韧,与草原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让冬季的达茂草原充满生机与希望。

四

达茂草原的冬季之美,在不同时段、不同气象条件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从黎明到日暮,每一个瞬间都有着独特韵味,让人沉醉流连。

草原的冬日黎明充满希望。天未亮时,天空深邃蓝紫色,远处阴山余脉在夜色中勾勒出雄浑轮廓。随着时间推移,天空颜色渐淡,地平线泛起淡淡淡蓝色并慢慢扩大,颜色从淡白转为橘红、金黄。终于,一轮红日从阴山山脉缝隙中挣脱,万丈光芒洒向雪原,将天地染成金色。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绚丽的橙红色,余晖洒在雪地上,形成长长的影子。阴山山脉的轮廓在夕阳下愈发清晰,与辽阔的雪原构成一幅壮美的画卷。当最后一缕霞光掠过阴山剪影,将雪原染成温柔橘粉色,达茂草原的冬日便在静谧中收束了一天的画卷。

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朦胧,没有都市的霓虹闪烁,却以最纯粹的白、最磅礴的辽阔、最鲜活的生命律动,诠释着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白雪覆盖的草原藏着枯草的坚韧,冰封的河湖中涌动着春的期许,生灵的奔腾与牧人的守望,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永恒的暖意。

达茂草原的冬是秘境,是诗行,是刻在阴山北麓的岁月情书。它用严寒考验生命,用辽阔包容万物,用最本真的模样,等待每一个心怀敬畏的旅人前来解锁这份独属于北方草原的苍茫与温柔。当春风再度吹过,这片土地又将在冰雪消融中孕育新的生机,延续着阴山北麓亘古不变的生命传奇。

山水人文

傲雪迎春

马江

